

項城縣志卷十三

麗藻志二

奏疏

駁韓卓議

漢應劭邑人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胡為寇東三輔時遣
 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請募鮮卑為事四府大將軍掾韓
 卓議以上言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仇非若無益於實
 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若無益於實
 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
 破敵之效劭駁之有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
 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
 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
 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二

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
 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少緩則陸掠
 殘害刦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
 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嫌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
 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
 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
 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
 也

駁陳忠議

應劭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
 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繼而物故尚書陳忠以
 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
 後追駁之據正典刑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

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懼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

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漢儀奏

應劭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唯因萬幾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以上後漢書本傳

上元帝陳便宜疏

晉應詹 邑人

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迨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項城縣志

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率土知方矣

上明帝疏

應詹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宏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

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荛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為多少不以實事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二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四

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

肅起羣望以上晉書本傳

修明堂辟雍議

北魏袁翻邑人

謹按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旁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詁闕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

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採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哂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求其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

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故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

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型

選邊戍議

袁 翻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值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邨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

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縣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

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特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日富經畧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

上魏明帝表

袁 翻

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強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違自息衛青去病勤以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

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避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嗣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暮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縣經共軌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

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暮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未得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惟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惟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其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西顧之憂匪但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一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疑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

且田且戍雖外為置蠕蠕之舉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陲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

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

以上魏書本傳

陳洪黑茅包泥水道利害情形摺

乾隆國朝

巡撫河雅爾圖

豫省上年雨水過大河道溝渠淤淺之處水不循軌盈溢四出淹及民舍田禾蒙我皇上軫念特命前撫臣尹會一等悉心熟籌務使疏濬深通毋令少有阻滯當經尹會一檄委河道胡紹芬親勘全局並令府州縣估報興修嗣據報修太多經費不足臣復飭升任布政司朱定元等分別緩急具詳除急應挑濬之省城積水及乾河涯賈魯河已經次第辦理外惟上蔡縣境內有洪河一道自西北斜向東南經汝陽縣境入淮兩岸皆有土隄洪河之東八里許有河一道自北而南上游名為黑河黑河出確山縣之秀山下游名為茅河亦由上蔡縣歷汝陽境仍匯洪河入淮兩岸皆

無土隄洪河內有塌橋一座塌橋之北洪河東岸有豁口一處係洩洪河漲水之分流名曰蔡河直向東注穿過黑茅二河交接之處形如十字東行三十餘里至包河橋入項城汝陽二縣境內橋之東名曰泥河即蔡河之下流迤邐而東經汝項二縣地犬牙交錯行四十里至石橋東由興隆口入沈邱境之小沙河以達於淮祭河兩岸皆有土隄泥河兩岸皆無土隄洪河之水發源於舞陽縣筆尖山歷鄆城西華入上蔡境每當洪河水發挾諸山之水奔騰而來塌橋以上河猶循軌而行至塌橋以東由橋北之豁口溢入蔡河至十字河口茅河淤塞不能宣洩遂帶黑河之水一併東流入項汝境之泥河蔡泥二河本係淺窄溝渠不能消納汪洋之水而洪河之豁口寬深分入蔡河之水過多每遇洪河漲水稍大蔡河之下流既泛濫四出淹沒項汝兩邑之廬舍田禾延及下流

沈邱亦時被其災十年之中幸免者僅一二年項汝之民賠糧乏食亦有年所困頓之狀實堪憐憫前經糧鹽道胡紹芬率同該府縣親勘洪河豁口內之蔡河頭自底至隄頂高九尺遂議於豁口內建竹絡石壩一座高四尺五寸稍節洪河入蔡之水將茅河一律疏濬底寬一丈面寬一丈五尺深六尺以分消蔡黑二河之水勢將十字河以東之蔡河泥河俱挑濬至底寬一丈面寬一丈五尺深六尺至石橋東而止其蔡河內挖起之土即以幫兩岸土隄茅泥二河挖起之土即在兩岸築成土堰束水循流嗣據各縣確估造冊由府轉報上蔡縣應挑蔡茅二河共長七千七百丈地勢高於項水不停流向非受困之鄉應動民力挑濬項城縣應挑泥河工長四千九百六十八丈汝陽縣應挑泥河工長三千五百二十丈連上蔡竹絡石壩工估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四分竹

絡亂石必須用銀運買項汝之民雖今年收成豐稔而積年賠困元氣未復不便重勞其力似應動項興修以上之縣工程俱係急需濬築不容再緩至前估汝澧潁等河用銀至二十六萬之多經費不支且行停止仍令地方官於豐收之年率民修築倘有紳衿富戶捐修詳請議敘以示鼓勵

劾定郡王載銓工部侍郎書元疏

咸豐元年

袁甲三 邑人

竊維罔上行私臣子之大罪整綱飭紀朝廷之大權我國家列聖相承 乾綱獨攬雖親貴不得干預法至善令至嚴也嘉慶年間因大學士和珅專擅營私降 旨查辦立置重典並申諭臣僚責以和珅聲勢薰灼之際大小臣工若能早為參奏何至肆意妄行釀成巨案 聖訓煌煌至再至三誠以權臣誤國其患不可勝言其端必須預杜也 皇上英明沈毅事事親

裁而定郡王載銓竟敢賣弄權勢擅作威福其不法欵迹有歷歷可數者如各衙門設立堂官數人原期和衷共濟乃載銓所管各處均繫一人作主從不准他人多言上年步軍統領衙門出有主事一缺例應以一等人員題陞載銓越過一等而以二等題陞彼時瑞常因以吏部侍郎兼管左翼總兵回明載銓謂舍一等而用二等顯違定例行查吏部恐難覈准載銓艷然大怒謂一等我可奏撤你候信罷越日即將筆帖式德清之一等奏請撤銷仍用二等人員瑞常亦不得不隨同畫稿夫屬吏之賢否原在堂官之考覈使德清不宜一等則平日早應參撤何以既見升缺並因瑞常一言始行參奏其違例專擅任性妄為已屬無可解免且相距數日瑞常之總兵亦奉旨開缺在皇上知人善任斷不為載銓所蒙而適逢其會衆論譁然均謂載銓可操進退之

權與之共事者更不敢稍贊一詞矣又刑部審擬屯酒一案經承審司員訊出詐贓情節載銓在隨扈差次向恆春私囑謂書元曾經託我何不將承審官改派恆春當即含混答應未經改派旋於回鑾後將現訊情形並行查各衙門案據鈔寫節畧親赴載銓私宅同銜名帖子一併遲遞求見經載銓門丁告以書元現在坐中恆春即將案情節畧撤下但以銜名求見旋經傳見於別室將酒案詳細回明載銓諭以如書元有錯以後將他調開此案必須兩邊都下得去莫令將來又教我費心等語此恆春親告承審司員吳廷棟歷歷如繪而書元亦以伊方在坐恆春亦來之語告之堂司各官者也夫內廷王公不准與朝臣往來交接列聖以來歷奉嚴旨上年又經我皇上降旨申諭剴切詳明杜漸防微具有深意恆春書元潛赴私邸聽受指使固屬咎有應得

然非載銓之聲威嚇人該尚書侍郎等亦何至違 例自卑甘冒不韙也且觀載銓諭恆春之語似 皇上用人行政無一不待其參酌其竊權為何如耶又載銓奉 派查辦刑部堂官擬補主事意見不合一案其案內書元以候補主事桂豐擬補自謂業經奏明一層並稱桂豐代伊看實錄應行拔擢一層均繫案中緊要關鍵蓋以一人之私見遽行人告本屬謬妄且入告之後何不知會各堂直至同堂辨論時始以業經面奏一語藉圖壓服其狡詐已可概見况未見明文其曾否面奏尚未可知即果行人奏而聖意若何亦未共覩此論一開必有詐傳 詔旨者至以公廷之爵酬私室之情恩賞自操更屬有乖紀綱何載銓於此等重情概為隱瞞但稱書元擬補之人資格較淺不免偏執已見是於彰明較著之罪尚敢任意偏袒欺 君罔 上更復何所忌憚耶又步

軍統領衙門具奏控案摺子向來體例均繫據供實敘虛實不下斷語以該衙門但准收呈例不審辦其所訊供詞原不足憑乃上年具奏舉人吳臺章控告胞兄禮部主事吳臺朗謀姦伊妻一案竟以荒謬支離之詞斷為厯厯如繪在載銓之意必以為事涉曖昧不可以聳動 聖聽交部審辦為快不知果有此事是 國家興賢育才二百餘年竟有此衣冠禽獸貽笑萬世之事 國體士氣淪夷殆盡非僅吳姓一家之變也且向來問刑衙門遇有父子母子涉訟者總以父母之言為憑其子不准置辯此案吳臺章之母業已呈送瘋迷懇請訓斥乃不以其母之言為憑而以其子之言為據且其子之供另行鈔錄全呈 御覽而其母呈詞但於摺內摘取數語含糊入奏綱常倒置從來無此辦法京師為首善之地世道人心關係匪輕載銓向以才能自命其誤於不識大

體耶抑故為任意顛倒藉示威權耶又本年四月西華門居民張三呈報夤夜疊被盜劫一案經北城飭訪拏獲正犯何五等九人並有業經就獲旋被同夥拒捕帶銷逃跑之白五一犯及該犯等供出結盟為首之藍翎長李四一名均尚未到案正在查訊奏辦閒載銓聞知恐 皇城重地訊出盜劫情事則步軍統領獲咎甚重當即咨行北城令將全案解送步軍統領衙門審訊該犯等一聞此信供遂游移迨經該衙門延擱三十餘日載銓不知如何授意原供全翻咨交刑部審辦案內未獲各犯亦未飭拏一人查該處密邇 宸居即果如載銓所訊該犯等並非盜劫而夤夜聚眾勒藉銀錢已屬大千法紀且現獲各犯多繫內務府官人外間傳聞並有牽涉職官太監之處何以載銓並不具奏僅以咨交了事耶且案犯既在北城即事主曾經報過別衙門向來章程亦繫各拏

各辦乃以意存回護惟恐他人追究勒令歸我審訊是遵何例耶况咨交刑部文內並不將北城拏犯訊供等情詳細聲敘又不將北城原卷一併咨送其為故意消弭更屬顯然尤可異者北城初訊之供固不必盡屬可憑而載銓例不定案其所訊亦未必字字皆確何遽於咨交刑部文內已斷定事主控報耶臣聞步軍統領咨交之案刑部往往比附原咨不無遷就非堂司各官意存阿附人人懷勢利之見也特以載銓之侈汰人所共知同為 國家任事之人若不稍為將順必至事事齟齬亦於政體有礙載銓窺破此機此次咨文內直下斷語又將示刑部以意也應請降 旨 飭查 諭令刑部虛衷詳鞫改咨為奏以成信讞至載銓身任步軍統領詰奸除暴是其專責乃以武斷濟其規避 輦轂之下國法安在耶又載銓廣收門生滿漢臣僚多有拜為老師者是以

外間傳聞有孔門四配十哲七十二賢人之稱事多株連未便概行指彈至滿漢大臣本不准為諸王請安雙膝長跪 例禁褻嚴列聖申 諭均令見者參奏並令諸王自行參奏乃書元於朝會之地每見載銓必疾趨請安人以為本繫屬吏向荷恩施習為固然無足深怪若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與載銓為換帖兄弟本年二月於隨扈差次 行宮門口趨見載銓雙膝請安萬目駭然而載銓晏然受之喜形於色其氣燄之薰人更可想見矣夫載銓以親而兼貴宜如何謹慎小心恪矢靖共乃在宣宗年間尚知顧忌近日倚勢弄權陰伺 皇上之喜怒而因以變亂天下之是非若不及早查辦恐將來操縱之間所傷愈多且王公者百僚之表率似此權勢所趨恬不為怪紛紛效尤將恐有政出多門之虞並恐無氣節者既以阿附而來有氣節者必以

牴牾而去小人日多君子日少 國事尚堪問耶或謂載銓繫近支宗室天演貴胄誼重親親不知 國事所關不能因一人而廢天下之法亦不能因一人而失天下之望親郡王之獲咎 列聖以來歷經辦有成案况 雷霆示威正欲保其晚節儻此後改過自新亦尚可常承 恩眷大造之生成無成心自有妙用也應請 皇上英明內斷或 簡派大臣查詢或 飭令該王明白回奏有無捏飾仍聽查辦如何懲處恭候 聖裁

陳夷務情形並請督師入衛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中國之馭外夷必威足以制之而後恩足以結之夷人向以貿易為國惟利是視聞從前道光年間由廣東竄擾江浙繫向各商舶稱貸而來迨就撫後所得僅敷還債各商無可再藉是以十餘年來未敢再犯中國此次連檣北竄仍繫各國湊集希獲重利既已

節近霜降西北風漸勁該夷去國萬里豈能日久逗遛况各國烏
合勝則相爭敗則一闕而散 皇上命將出師不旬月間必將
告捷萬無意外之虞畿輔近地俱有民團生長北方習於剛勁情
殷敵愾者頗不乏人如天津之張錦雯等前於三四年間辦團擊
賊曾著戰功此時若明降 諭旨某縣團練殺賊立功除照格
給賞外仍加廣學額豁免錢糧必能處處皆兵不煩徵調從前廣
東義民為暎夷所懼信而有徵况畿輔之民沐浴 聖化臣所
聞見民間聞 朝廷為犬羊所侮無不切齒痛心一見 恩旨
當益感奮屢年議撫而撫議無成是向來主戰者確有先見之明
非謂必不可撫謂能勦而後能撫非有以折其氣必不能降其心
也僧格林沁為 朝廷勦戚之臣歷著戰功能識大體臣博採輿
論均以為樸誠勇敢能與 國家共休戚能與士卒共甘苦前次

天津之挫由於逆情狡獪而漢奸洩我機謀迨退守通州布置未
備兵勇之銳氣未復非督戰之罪也臣愚以為 乾綱獨斷宜
專任僧格林沁一人令其便宜行事其餘將佐均歸節制庶事無
牽掣意無搖動必可雪此讐恨臣博考史書旁徵往事若寇準高
瓊之謀不用於澶淵則北宋早為南渡之舉若李綱宗澤之計不
撓於羣議則汴京安有靖康之憂伏願 皇上勿為不戰所誤
勿以輕戰倖功必能一鼓蕩平天下大局即可轉危為安此則臣
千思萬慮昕夕默禱而求者也抑臣更有請者臣才識迂拙仰蒙
聖明委任視師數年於戎事稍有體會今聞根本重地如此危急
寢食俱廢儻蒙 俯採芻言臣願即刻北上隨同僧格林沁身任
其事如有貽誤願職其咎以期殫竭血忱稍資補救

我軍勦賊向來水陸兼籌並非專恃陸路長江上下均有水師本與旱隊互相策應如艇船紅單長龍舳板拖罾等船不下數百號所招廣楚各勇器械精良疊著戰功果能統帶得人妥為駕馭不難得其死力非中國無水師也亦非中國水兵不如外國也今該夷酋請我軍由陸路進勦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以每船數十人計之夷船不過數隻而謂必可得手臣愚未敢遽信且我軍現用廣楚各勇繫內地民人尚有因糧餉不足延不起旋並結黨肆搶情事矧外夷之人祇能將就牢籠不能服我節制此時協同勦賊即謂自備口糧而我之隨師犒賞亦必不可少幸而戰勝則矜功要挾所求無厭豈能滿其所欲不幸而偶有小挫或船隻損壞或兵丁傷亡勒索賠償又將有詞可藉不但此也我軍水師廣勇居多該夷之與我為難亦多挾廣勇而來萬一私相勾結

其禍更烈即令杜其勾結而以桀驁不馴之徒兩相猜忌則爭端競起必至枝節橫生况夷平素習教本年六月即有墨利加國藉暎唎船隻駛赴金陵傳教之事髮逆所以煽惑人心者亦藉天主教為名與該夷等所習相同前次既赴金陵難保無暗中串通情弊一旦奉命而來久居內地是不僅引虎入室並且為虎添翼恐此時招之使來他日不能麾之即去體察情形熟思審慮非特利少而害多實覺有害而無利區區愚衷竊以為必不可行惟求乾綱獨斷計出萬全與其悔之於後不如慎之於初也抑臣更有請者夷人名為就撫實則包藏禍心不惟我不可藉其力其有利於我者該夷亦斷不肯為我謀也即如俄夷上年請進火器一萬件彼時外間聞之均以為兩國相爭斷未有肯以利器與人者該夷必別有詭謀也繼果藉詞遷延逞其愚弄之計本年各夷犯順

安知非俄夷之唆使也且俄夷向於內城設館人地最為熟悉聞
本年在天津議事者即繫前數年駐俄館之人人都人尚能認識之
該夷距我甚近水陸兼通尤不可不加意嚴防也臣愚昧之見本
應與曾國藩等公同體察會核具奏但相距較遠道路塞梗一函
往復動經數旬且軍情機密設驛站稍有洩漏所關匪輕至交商
買米藉用俄咪旗幟保護運津一節以現在夷情揣之其氣甚驕
其心愈侈萬一發價之後事有變遷更恐無計可施都中需米甚
殷臣於海道運務未能深悉應如何設法轉運確有把握之處曾
國藩等自能遵 旨妥辦

諫遷都避寇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自九月以後外間傳聞因逆夷不靖我 皇上欲遷都以避其
鋒或以為山西或以為陝西臣以為未見明文必無其事乃近日

陝西之說傳播愈廣浮議愈多人心愈加搖動其事之有無臣未
敢臆斷萬一果有此議是必狃於苟安者以因循積弱之謀搖惑
聖聽而誤天下之大計也查燕京建自明代我 朝定鼎因之以
其據形勝之地可以控制中外開國之初幾經審度而後定議也
今若以一時事變遽議遷移無論 宗廟 社稷斷不
可棄而不顧即城郭宮室經二百餘年締造艱難 列聖在
天之靈必有愀然難安者此千古公議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
無待臣之嘒嘒也即以利害計之帑項如此空虛民生如此彫敝
置鞏固金湯而別圖營繕 國家安得有此力也若謂長安去海
濱較遠可以暫息兵力殊不知我能往寇亦能往一旦示弱勢將
不可復振若謂長安暫時無事可以從容布置殊不知漢中毘連
川省逼近賊氛且距新疆不遠路路可通亦非安枕之地况建都

之初一切興築必非旦夕所可竣事萬一新都未成而敵人乘之
又將何以禦之耶且既議遷都則燕京勢不能不議置留守
翠華一去羣情益靡以 皇上天威尚不能震懾醜類而謂留
守者必能極力支柱此亦事之未敢遽信者也况東三省為我
朝發祥之地土厚而人強即以為京師屏衛現在俄夷耿耿虎視
日思侵我疆土所恃京師與東三省相犄角得以聯絡聲援儻
聖駕輕移人心渙散俄夷乘閒而來必將望風退避帶甲百萬鐵
騎千羣非復 國家有也不但此也內地軍興日久百姓習於戰
鬪地方官撫馭無方或以朘削而驅為盜賊或以抑勒而逼成強
梗處處有不逞之徒時有竊發之慮所以不敢遽起者懾於
朝廷之威令不知根本之虛實也若 鑾輿一動遠近聞之必
將謂區區海寇遂致不能復制徧地伏莽將並起跋扈之心而妄

生割據之想天下尚堪問乎說者謂陝西為漢唐舊都何獨宜於
古而不宜於今耶不知漢唐幅員不及我 朝之闊今若 帝畿
偏於一隅無論東北東南邊疆難於控馭即近如兩江兩湖一為
長江所隔亦恐有分據之虞且自古天子所居糧儲為先漢唐之
都陝西河渭通漕當時歷數世之經營費帑何止數千萬今則轉
輸無路興修無力其坐困可立待也至禦敵之道不外戰守兩端
而守之易什倍於戰今天下城池之堅固未有過於燕京者其易
守亦未有過於燕京者每見一郡一邑但能堅力固守賊未有破
城者城不破則賊計自窮此臣近年目擊情形即小以見大而謂
守之必有把握也再臣歷觀往代凡遷都以後未有不日就衰廢
者蓋根本一搖則全局立變史冊具在殷鑒非遙不可不熟思審
處也斯時計惟有 乾綱獨斷堅定不移並及早 回鑾以

繫天下之望而安中外之心如有敢以遷都之議進者即治以誤國之罪以杜浮言而堅衆志至臣工相率因循原難驟挽頽風然志者氣之帥志堅則氣自壯 皇上總持於上深固不搖斯羣情惕厲於下艱危不避矣

上封事

咸豐十年

袁甲三

自逆夷竄逼京師各路人心惶惶訛言四起而江南為尤甚緣賊氛四逼本不免於搖動而好事者又從而煽惑之非宣布 皇上德威極力鎮撫難保無意外之變也勝保前次奏調張得勝帶勇苗沛霖帶練本屬倉皇失計未暇深思加以行文各路內稱方今 天子蒙塵百官失職於裂冠毀冕之時為被髮纓冠之救並云勢若倒懸無奈作秦庭之哭又云京營禁旅蒙古蕃騎非初歷戎行即素性懦怯等語遠近傳聞均以為 國事不可為京兵

不可恃羣情洶洶幾有莫知所為之勢尤可異者皖省之最難駕馭者苗沛霖及李世忠兩營其性情本非馴良所部人衆亦復良莠難齊官兵強則惟命是聽可以資為羽翼官軍弱則各行其志未必就我範圍李世忠前有沿淮紮營清理河道之請苗沛霖又有自籌練糧沿淮設卡之請臣與翁同書不知兩人何以忽有此舉旋聞勝保將逆夷犯 闕各路召援及伊 簡授欽差大臣諭旨兩次行知李世忠該提督受 恩深重不敢復變而頗有回籍自謀之意至苗沛霖每接勝保自京來函輒集衆人而宣揚之語多不馴無足深怪本月初間復接勝保京信內稱夷人難退仍踞天津近京各州縣土匪搶劫民情變動必得安帖乃可迎駕回京等語苗沛霖以勝保之言為可信恐將以臣為不可信而此後之牢籠更難矣臣查皖省為北路藩籬皖省亂則北路可危

今勝保以都中近事與毫無干涉之人疊次告知若謂故意煽惑樂觀其變當不至昧良若此或欲以權位之重 寵眷之隆誇耀於若輩耳此時臣欲致函勸阻必不能聽 皇上明斥其非又恐逞其矯辯轉於公事有礙應如何禁止免致搖動人心之處伏候 聖明裁奪

恭請

聖駕回鑾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灤陽毘連蒙古該部落諸王各據一方我 朝定鼎後聯之以姻戚優之以官爵厚之以賞賚後定秋獮之典每年 巡幸一次行圍講武俾瞻 天顏而覩兵制於親睦之中寓鎮撫之意當國家全盛時 列聖之貽謀至深遠也迨嘉慶十八年經林逆內變後論者謂 萬乘之尊未可遠離京城亦未可深入邊地仁宗舉行木蘭秋獮當時臣工交章諫止致觸 聖怒嚴旨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二十

切責而深謀遠慮者仍冒死以陳 仁宗亦宥其愚戇不加之罪至今傳為盛事 宣宗御極後竟廢此舉歷數十年其理可深長思也尤可慮者該處地勢遼闊既無城郭可守又無山川可據此次 車駕猝臨原有宮室未遑修葺其荒涼落漠之狀可想而知逆夷前次直逼京師道路形勢均已熟悉現雖撫局成而夷情叵測未可深恃萬一再有他虞灤陽距京師三百餘里該逆不必徑犯 御蹕也但於邊牆要口分布把持彼時 詔旨不能下逮章疏不能上陳 聖駕既進退兩難人心亦中外無主事變尚可問乎即令如天之福萬不至此而該地商賈不通食用昂貴宿衛官弁難保無藉端請假潛回京城情事且八旗兵丁均繫生長京師家室廬墓之所在時切歸思勉強當差心必不固緩急何恃耶若謂距 盛京不遠則 盛京濱臨大海且逼近俄

夷安能悉精銳而入衛 蹕路耶况口外節氣與京城迥不相同
聞每年三四月閒居民尚披重裘其嚴寒倍於京城於 聖躬
起居大不相宜臣非敢以婦寺之忠上瀆 宸聽惟念 聖
躬之強弱關繫天下之安危此尤宜隨時珍衛斷不可於風霜沙
漠之區重勞 宵旰上貽 祖宗在天之憂下違臣民就
日之望方今各路軍務諸多棘手而民心總未稍離以 皇上
為之固也瞬屆元旦儻能 法宮早還朝祭典禮照常舉行則京
城復覩昇平而遠近聞之莫不欣慶其消患未萌而固根本於苞
桑者當亦 聖明所洞鑒無待臣之瑣瑣也

駁江蘇巡撫薛煥言用夷剿賊之利疏

咸豐十年

袁甲三

薛煥所稱外夷貪利兵費必鉅江蘇南北兩糧臺每年軍餉一千
餘萬兩俄拂兵費雖鉅若早得肅清所省不可勝計一節查江浙

兩省半多淪陷餉原已無可籌而南北糧臺仍不能不設若再加
夷兵鉅款從何籌給况肅清毫無把握而可竭中國以飽外夷乎
又所稱俄拂由水路而進先取金陵以次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長
江之利以贍陸軍一節查夷人火輪船於江面不能十分靈動上
年曾被髮逆擊壞二隻是其明證今遽謂能先取金陵廓清江路
未免言之太易且縱能掃清江面而夷人惟利是視必將把持壟
斷肯令中國收長江之利乎又所稱該夷酋派陸路兵再由京師
簡派精兵前來會剿一節無論撫局初成軍情尚未大定京兵斷
難遠派且曾與各夷交鋒必不相安勝則爭功敗則諉過枝節橫
生如何統馭又所稱俄羅斯為海外之雄嘆嘆所深畏若聯絡俄
國為我用嘆夷自必戢其驕心不至與髮逆勾結一節查夷情叵
測變詐靡常髮逆為我之害焉知夷人不因以為利儻俄羅斯竟

與髮逆勾結又烏得而制之耶又所稱和約中本准內地游歷通商即不藉夷兵亦不能禁其不入內地一節查通商則開禁講和恩出中國助剿則因人成事權操外夷且尋常游歷萬不能結大隊而來尚可設法箝束若一經添兵助剿則其氣更驕其勢更熾近年夷患日深逼處蕭牆皆因內地通商日引日近之過安可於通商之外再壞藩籬耶又所稱請飭下恭親王奕訢等照會俄使將如何議給經費酌議章程兩執為信一節查上海為夷商輻集之地命派所關其助我守城實以自為計也而該撫在上海僱用夷兵聞每名每月須洋銀數十元若藉大隊夷兵其要求更不可以數計即將就議定章程而羣夷驕縱又豈能執以為信且內地積欠軍餉往往累月經年若夷餉不以時給彼執信以責我何以應之又豈能停發內地之餉以供夷人誅求坐視各營譁潰而

專待夷兵之滅賊也尤不可行者另片所稱克復地方預與各國議定均分賊贓一節無論地方未易克復夷人未肯遵令且亦無此政體況向來克復地方後所遺賊贓各營搶奪隱匿雖峻法不能禁止蓋軍餉不繼士卒所以冒死力攻者未必非貪取財物而謂其血戰所得能聽官為分給乎即夷人亦肯帖然而聽我分用乎總之夷性貪婪我無餉以給之能令彼踴躍用命乎我有餉以供之肯令我迅速蕝事乎且髮捻各逆分股肆擾固屬傷我元氣而烏合無主未必遽有大志俄使各夷則立國已久幸而金陵等處助我克復必以為中國已失之城池自彼得之即不能不聽彼佔之割據之勢成而天下不堪問矣為今之計夷人撫議已成祇可遵約行事萬不可別增轆轤致令有所藉口再起爭端若其急欲通商早復口岸則是夷人自為謀利起見聽其自行攻取中國亦

不給兵費若其由上海等處圖復蘇常可令薛煥與之酌定進兵之路藉勢聯絡使攻賊所必救以牽綴賊勢暗紓中國兵力儻能克復一兩處固妙否則夷與賊兵連禍結猝不能解我得坐觀其憊無論賊勝夷勝皆我之利而夷人無所施其要挾矣以上各條臣非敢偏執已見惟此事關係全局安危不得不思深慮遠計出萬全既有所見不敢不據實密陳以備

聖明採擇

以上袁端敏公年譜

密陳夷務摺

治同

袁保恆

邑人

再東三省為我朝根本重地騎兵精勁天下所無以臣所見軍興以來調至各省者衝鋒陷陣所向無前各軍倚以為重綠營馬兵中原馬勇百練所不能及二十年來蕩平粵捻立功甚鉅良將勁卒亦因此耗折殆盡聞近來紀律技藝均已大遜從前然其風氣剛勁人習勤苦敢於戰鬪果能選其驍健申以軍法厚其餉精

勤其訓練不數年間悉成勁旅自古兵馬所萃為控制天下之資中外爭衡每於此斤斤致慎宋人自失燕雲軍事從此不振論者每為歎息觀古知今不得不深籌而通計也日來道路傳聞謂吉林邊界時有俄夷增兵往來或謂其備戒他國其事未能深悉然臣歷觀各國情形惟俄夷為最強亦惟俄夷為最狡往往不動聲色布局於十數年以前肆毒於十數年以後其舉動尤為叵測在彼即為蠻觸之爭在我不無虜虞之懼履霜有象桑土宜先伏願特簡久經戰陣熟習韜鈴之知兵重臣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務除三省地方事宜仍歸各將軍府尹辦理外其凡屬兵馬餉糈邊防之事悉以屬之數千里聯為一氣重以事權寬以歲月無事則可消覬覦之萌有事則可為撻伐之助用以拱衛神京懾服他族根本至計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統轄之武臣謂可威強鄰而彌外

患也至福建之臺灣地雖僻處海澨而特產豐富最為各國所垂涎儻為夷人盤踞則南北洋沿海各處輪船均數日可達出沒窺伺防不勝防我無安枕之日矣加以民番逼處區畫尤難非專駐大臣鎮以重兵舉其地民風吏治營制鄉團事事實力整頓洽以德意孚以威信未易為功若以福建巡撫每歲駐臺半載恐閩中全省之政務道路懸隔而轉就拋荒臺灣甫定之規模去住無常而終為文具甚非計之得也查直隸四川甘肅各省皆以總督兼辦巡撫事可否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常常駐守經理全臺其福建全省事宜歸總督辦理庶任事各有攸司責成亦各有專屬似於臺灣目前情形不無裨益以上兩處地方均關係極重宸謨廣運自有權衡臣一得之愚是否有當謹就管蠡所及者用備 聖明採擇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二

二十四

通籌豫省賑欸擬濬利源以備歸補疏

光緒

袁保恆

竊臣奉 命幫辦河南賑務後當將災廣民衆需欸浩繁據實瀝陳擬借各省存公欸項並息借商富銀兩統指豫省開徵後於地丁正欸提還奉 旨交由戶部議准飭令河南撫臣督飭藩司通盤籌畫每年除本省河工兵餉及京協各餉能勻出若干歸還借項奏明辦理在案查豫省田賦額徵三百餘萬兩歲收僅能至二百餘萬兩而京協各餉撥解甚鉅庫藏不敷在常年已難支持今邁奇災照 例緩徵及奉 特旨豁免外進欸益少縱令蒙 恩准將京協各餉一律停解除去本省用欸所餘無幾總計通籌非將京協各餉停解十年不足補因災少入之正供而清因賑多出之借項揆時度勢萬無久因停解之理此籌還之難也至被災以來民困日甚一日除流亡不計外仍有五六百萬災黎無論如

何核實樽節非二三百萬鉅款不能救垂斃之命俾獲生全為目前濟急之計非向外省商借別無他法然不能指定確切可恃二三年可望之的項則歸還不能預必恐疆臣躊躇而不敢輕諾即商富亦觀望而不能勉從一有窒礙屬望皆虛數百萬生靈何能以空言果其枵腹此又籌借之難也臣仰荷 聖恩畀以救民重任但使心思智慮之所及安敢不盡力籌畫自到豫以來與署撫臣李鶴年屢疏籌款並懇 逾格鴻施俯如所請非敢自為繁瀆祇以救荒如救焚拯溺事不可以片刻延即款不可以旦夕匱及今不救稍緩時日有不勝救不及救者幸逢 堯舜之主而猶瞻顧遲回匿情不獻歸怨 朝廷不惟上慚 君父抑且內疚神明此臣之區區苦衷不敢自安緘默必求 天聽俯察也無如 國家經費有常在部臣統籌全局量入為出不能不慎權

衡臣易地而處亦當深諒其仰屋持籌之苦日夜焦思審量再四當此財力艱難求於全局無礙而於還款又能見信者惟有於川鹽行楚暫緩截止並加抽鹽釐備抵賑需為兩全之至計查定岸行鹽川淮互爭相持日久迄無定局徒令梟販乘機得利正課虛懸欲圖兩利轉致兩虧夫川鹽成本既輕運費亦省民間亦喜其色味益佳爭買便食利之所在民之所趨嚴刑所不能止故川鹽連檣直下官莫能禁人之所知淮鹽成本既重復代認川釐價貴銷遲勢所必然故淮商復岸不能復引結為口實鹽既滯銷不惟代認之川釐不足深恃即全岸之淮課亦必終虧情勢顯而易見辦法當早變通臣愚以為政貴因時難以強和與其為淮商爭復楚岸不如就楚岸重取川釐俾川鹽資本過於淮商即以漸復淮鹽之地臣近接兩江督臣沈葆楨來函謂川商獲利三倍淮商

臣擬嗣後川鹽入楚除照向例抽釐外為豫賑加抽十文或八文先以一年為限儻川鹽不禁自止則淮綱立可規復倘川鹽暢行如故則再試一年統將加抽之釐為豫省撥還借項若以後川鹽仍暢銷是終不可禁遏淮綱雖力爭亦屬無益應俟豫欠抵完即以加抽全數撥抵淮課定為常則似此變通辦理一可息兩地爭端一可清豫中積欠並可為淮課取償於國計終無虧損京協各餉亦不致久停利莫大於此者伏望

以上袁文
誠公遺稿

公牘

聖明採納飭議速行

申止商水開枯河文

萬曆

明知縣王欽誥

太和

查得商水之欲開枯河惠政也其欲項城並力齊開公心也以卑職親勘及據父老所稱照得水頭西北方為商水地面其地形稍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二十六

高水尾東南方直至徐埠口為沈邱地面其地形甚高惟中間腹裏為項城地面其地形窪下狀若釜盆內有婁隄河一道項城之水悉聚焉一遇苦雨即瀾漫無涯動經數月方得消耗雖遭元旱水流不絕本縣先年遭遇水患卑職即親自踏勘欲思所以洩之而居民皆云東南大河之身高婁隄河數倍開之難於為功即使開之而大河之水瀾漫逆流漲入小河未得洩水之利先受逆水之害况臨河一帶俱沈邱富家勢宦大建甌房甌樓盤據住居欲令盡數毀拆掘地作溝勢必不能且前任白知縣賈知縣屢屢相視欲求洩路而竟無策者坐此故也據此則項城本地窪下之水悉聚婁隄河內更開枯河上引七十二坡之水何以為出路乎不惟五十里居民房屋漂蕩而水勢積漲必且直衝城下將有傾城倒郭勢必遷縣而後可者大抵舉事當較量彼此利害又當權度

利害大小如枯河之開利商水無害項城開之可也又如利商水者大害項城者小亦開之可也又如開於商水而項城有洩水之路則并力齊開彼此有利無害彼此一勞永逸亦開之可也乃今利商水而害項城民情已為不堪况枯河之開在商水不過數十頃豐收之利而項城將有數萬生靈淪沒之苦且有傾城倒郭之害則又何怪乎項民之奔號而阻當也先年商水關文到縣卑職已集父老親勘二次父老泣請申文各上司禁止免開卑職不得不詳悉上陳如以卑職之言為不足信乞委廉能職官再一踏看審問父老行止可決矣蒙守道賈批註銷

詳禁同姓為婚久停親枢文

康熙

國朝 顧芳宗 上虞

查得禮教之原莫大於婚姻之際而報本之節尤在於喪葬之間豫土夙稱禮義之鄉加以各屬遵奉憲行每於朔望宣講

上

諭十六條鼓舞振作共期贊成道德齊禮之治則邇來民風已漸歸古處然尚有習俗相沿不得不冒陳於憲臺之前一日同姓為婚百世婚姻不通垂於典禮見於經傳昭如日星甚明也乃土人恬然不以為怪并皇皇律文離異之條竟不顧也每於呈詞間見而駭之詰問其故僉曰風俗如是凡同姓而不族者皆安然為之殊不知乖義乖名大倫已瀆一日停棺不葬富者圖堪輿福利而不葬其親貧者以無財為禮而不葬其親又有一等愚者以新喪不忍而不葬其親蹉跎歲月停柩累累萬一水火不測豈為細故况富者有時而貧貧者有時而散是朽骨終不得歸藏九原勢必風雨暴露能無惻然二者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哉卑職每於朔望講解 聖諭時不憚再三勸勉而積習未易變更且雖律內皆有明禁而小民陋俗相沿視成憲為具文自非憲令嚴飭則民俗

終未能悉化伏乞憲臺永行嚴禁同姓為婚除已成親不究外其未成婚者務必恪遵典禮停柩者限一月歸土其新喪皆遵古禮三月而葬違者按律罪之則陋俗永除而倫紀正人心厚矣

請均夫柳文

康熙

顧芳宗

竊惟夫柳關繫 欽工各憲多方經營卑職豈容推諉但有不得向憲天而亟懇之者凡役使之多寡必因乎壤地之大小今查陳州四縣項之僻小與商水沈邱等耳乃查前派之柳東西華等三縣俱止三千而項城獨至五千是柳束之多寡不均如是而夫役之多寡亦可概見矣及卑職受事以來二十三年夫柳西華等三縣均議增而項邑獨得議減已無不戴德矣第項邑既減之數尚浮於三縣已增之數夫三縣有等於項者有大於項者若照等者而言則項邑之夫柳宜同於商沈若照大者而言則項邑之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二十八

夫柳宜減於西華今不惟不能相埒於三縣而竟較溢於三縣雖協柳有腳價協夫給工食總係官買官募所不敢辭第項邑離工既遠雖殫心竭力以期共勸上事究恐顧此失彼致蹈遲違之愆此卑職不得不為力懇誠求者也二十三年之柳束已經殫力完解夫役亦已照舊募築誠恐前此之供應甫得竭蹶告竣而後此之協募復踵前數督催小邑力不能支且士民尤慮日後未必盡能無累於民羣籲轉請仰冀憲鑒與商沈等縣一視同仁則被幃庇無疆矣

以上舊志

公舉節烈呈詞

康熙

閻潮 邑人

竊維守正從一大義伸於幽閨彰善闡微公道存於吾黨顧提壘舉案之婦德事屬處順安常而鴛冢柏舟之孀貞變起折羣分影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如邑之黃某妻郭氏女者生本名族嫁亦儒

宗譜于飛未及週年稱未亡已經四歲當時投繯屢救黃泉水誓
欲相隨今日飲藥輒噴紅塵世難堪久住沈冤似海腸幾斷而九
迴血淚凝珠心匪石而不轉念堂上有垂白之老操曰奚辭慟膝
下無三尺之孤應門何依每思殉夫慷慨呼昊天以偕亡因之易
簣從容矢皎日而不悔芳名清同白雪心已成灰香泥冢築梅花
骨能埋玉此真願言同穴之死靡他者也綱常攸繫史策流徽懇祈
俯准轉申依 例旌表庶 朝廷鉅典下逮於苦節艱貞而草野
幽香不沒於荒雲冷月矣

端操堂文集

上談明府書

光緒

張瑞楨 邑人

竊維除暴安良乃國家設官之本意而軫恤保護實仁天愛民之
深心此固人所共喻無待揣度而知者蓋因仁天讀書甲榜必將
以安上全下者展抱負也乃邇來欲清盜賊而盜賊轉熾欲安閭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二十九

閭而閭閻不安何哉蓋由鄉民被搶來城具控代書全無矜憐冤
民之意不為書寫搶字甚有明火執仗數十人撞門喊砍者代書
皆不書寫只寫竊盜等字樣問其緣由彼即答曰署內安排使然
夫仁天深居署內心切愛民何嘗知此情形此弊必在代書斷斷
無疑也即如今夏敝園戶馬有成被搶賊徒八九人明火執仗撞
門叫喊而代書見其老實蠢愚笨口拙舌竟寫竊案夫搶之與竊
輕重何等懸殊搶則賊衆撞門持械劫掠稍一杜拒即傷主人按
之於例罪不容死者竊則雞鳴狗盜尚畏主人即控案犯案不過鎖
拏打押遲之日久猶可開其自新之路二者代書混而一之所以
內外遠近賊徒聞知竊幸利重害輕肆無忌憚慣搶者敢於劫搶
即良民未搶者亦漸染而隨哨劫搶無怪乎我項搶賊之日衆而
搶案之日多也遠方之被搶者無論矣今日屢近城垣奸民之為

賊者無論矣邇來又多差役所以然者其弊在代書重案寫輕不體仁天愛民之深心以致總役奉票懶緝又長盜賊搶劫之膽吾不知代書等何以埋人之冤而必欲護賊若是由是推論則搶賊皆代書所縱釀其罪究與搶賊無異也代書不辦則搶賊不熄貢讀書有年方思身登仕版報效 聖朝而覩此梓里被害等情情何能已貢為此愷切詳陳密稟父台大人座右懇將已往代書等革除另換加以痛懲使闔縣黎庶感德而銘恩內外匪賊聞風而知懼至於慣搶老賊已經受傷犯案確切明正典刑以及著名慣賊嚴緝重辦所治不過數人而鄰境之賊不敢入項境項境之賊逃遁於異地將見俗變鴟音旋誦循良之治案清犴獄漸企刑措之風我仁天今日一隅保障即他年可作 國家柱石矣

與談明府論修築三岸書

光緒

張鎮芳

邑人

為黃河衝決殃及地方懇築隄防以救生靈以護城垣事緣黃河自古為兗豫患其殃及我項也有二一為經流衝決一為支流漫溢攷明洪武三年自省西開決經流洪波直抵澱水沙河由沙河衝決直抵我項虹河其時城尚未立名為殄寇鎮鎮四圍數百里汪洋東南直抵淮水生靈死者曷止數百萬此經流衝決之為害最甚者一也 本朝乾隆四十七年及道光二十三年省西楊橋口支流漫溢由朱仙鎮抵西華由西華抵沙河幸有南岸攔阻數日由苑寨開口直抵南頓澱水幸有澱岸攔阻我項以北數十里尚無波臣此支流漫溢之為害較輕者二也今我項所恃者三岸沙岸澱岸汾岸汾岸起自 國初而沙岸北百里澱岸南頓五十里汾岸近城西北十餘里東北近城僅八里如能三岸修築水至沙河有沙岸以禦之水至澱河有澱岸以禦之水至汾河有汾岸

以禦之水勢既殺則為患不烈上以保城垣之潰崩下以免生靈之塗炭今之急務未有過於此者也用敢特懇仁天飭近三岸各牌紳民偕力築之則經流支流均不至衝決漫溢矣

以上修竹齋文集

呈裕撫軍

光緒

高釗中 邑人

項城縣在籍紳士前雲南學政翰林院侍讀高釗中為遵諭陳明兩被牽望恭懇畫一定讞以息爭訟而和官民事前因舉人馬忠輔等具控征收仍舊浮濫一案奉鈞批據呈各情是否項城縣當時僅與高紳等商定未及周知以致各存意見曉曉上瀆抑或實有窒礙情事其裁汰差徭與核減征收利弊相權孰輕孰重等因已交布政司支應局詳查無難妥議定章又何敢冒昧煩瀆惟是項邑民風素稱獷悍一閱鈞批以為釗中真與縣官同謀紛紛面詰大憲尚信為曾與商定小民何知安從置辨村談巷議競目釗

項城縣志

卷十三

麗藻志一

三十一

中為戎首窺厥情形麥後胥吏索逋鄉愚不察恐鬪毆抗拒情事難以保其必無萬一釀成禍階咎將誰職不得已函投親供畧述梗概不敢私贅一箋以避干謁之嫌亦稍冀蕘言可採憲斷一定官民洽而反側自安蒙鈴轅巡捕官擲還親供飭令具呈陳明公事公辦斯則雖欲簡默而不能矣伏察大奏酌減定價摺中所稱豫省地大糧輕是以河南通省比照龐御史所陳江浙等省而言縣官通詳錢糧照舊徵收稟中所稱項城地大糧輕是以項城一邑比照曾與包差五六州縣遙相接壤之汝陽而言竊謂欲較糧之輕重必以地畝為根基欲較地之大小必以弓口為準則項城量地弓口以五尺二寸為度平弓一畝五分折差地一畝完糧銀數每差地一畝按二分七釐六毫五絲五忽徵收汝陽量地弓口以五尺八寸為度平弓三畝六分折差地一畝完糧銀數每差地

一畝按四分四釐五毫五絲一忽徵收但就差地畝數比較似項糧輕於汝糧若以平弓畝數比較則項糧實重於汝糧半倍有餘此胥吏置算自明不待智者而知未聞由此舞弊興訟者至項城差徭章程在城四街與附郭八牌甲派守城更免其別項徭役又水草地數牌甲因地瘠民苦向來不派徭役其餘數十牌甲經胥差派錢包差養送差車馬統計約在千緡皆歸差役協同約地自行挨門包攬紳士本難從中漁利即繫司批所謂己裁而不能復舉者也乃今細繹大奏酌減定價章程河南通省完錢之州縣至多每兩不得過二千六百文惟汝光所屬向有差徭在內之五六州縣應行裁減每兩以三千為率不準再加嗣後銀價或漲或落均不得逾此數俾昭限制照此酌中定議於國計民生兩無窒礙等語有畫一之規有專指之區所覆奏本自明白曉暢京報刊傳

家諭戶曉項城向為陳州完錢之州縣從前每兩按二千九百文徵收現經奏明酌減定價之後徵收數目雖未許民間妄為擬議而應行減定之數目亦自人人人口不言而心了然釗中新正穀旦一病居鄉距城六十里至三月來城始與縣官一晤而訟事已成第不知縣官何所為而必欲比照汝甯諸紳又何所為而必欲恪遵覆奏假使當日叨蒙詢商釗中雖至愚亦安肯以人人共見之奏章誣而導之為此掩耳盜鈴之稟或者因微員在籍不得不牽賤名為旁徵以冀藩司之照准而人不得知及藩司批駁訟詞不得不偶露賤名為證據人遂譁然共罪以作俑而已無由辨是則為累於官為害於民皆由賤名階之厲也合無仰懇鴻慈於稟批中除去賤名以息訟累以靖亂萌此則私衷所禱祝至權其輕重俾無窒礙祇候藩司暨支應局秉公妥議以歸畫一而符奏章釗

中繫遵諭自陳無庸妄參未議矣

竹文 集臣

示禁冊書擅改糧票文

光緒甲辰

王頤安

東湖

為申明舊章剔除積弊事案據前刑部主事郭書堂稟稱前南頓里冊書擅改糧票業經稟請前縣將該冊書責斥在案誠恐日久玩生情願自刊碑記以垂永久懇請出示等情具稟到縣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處各花戶一體知悉自示之後如該冊書仍蹈前項等弊准該花戶等援案稟請從嚴懲辦毋違特示

永豐集 碑刻